

## 茶堡話的不及物前綴及相關問題\*

向柏霖 陳 珍

巴黎第五大學

本文討論嘉絨語茶堡話的不及物前綴和互動前綴。這些前綴同其他前綴相連時會產生複雜的變化，一共有 *-ʁ-*、*-a-* 和 *-kʁ-* 三種變體，這些變體是受前一個前綴語法功能的制約，而不是由其語音特徵所決定的。雖然茶堡話的 *-a-/ʁ-* 不及物前綴的主要功能是派生出無施事者被動意義的動詞，但在原始嘉絨語裡該前綴的功能似乎更為廣泛，可以消除動詞的任何一個論元，而不只是施事者。*-a-/ʁ-* 互動前綴來源於原始嘉絨語中的不及物前綴的特殊用法之一，在茶堡話中分化成了獨立的詞素。

關鍵詞：漢藏語，嘉絨語，元音合併，不及物動詞，重疊，互動態

茶堡話是川西嘉絨藏族使用的一種語言，分布在馬爾康縣龍爾甲、沙爾宗和大藏三個鄉。過去討論茶堡話的文章寥寥可數。瞿霽堂 (1983, 1990) 的兩篇文章探討了嘉絨語諸方言的動詞形態，其中引用茶堡話的少量資料，林向榮 (1993: 468-489) 描寫了大藏茶堡話的語音系統，林幼菁、羅爾武 (2003) 一文中介紹了大藏茶堡話動詞形態的一些現象。筆者自 2002 年起調查茶堡話龍爾甲鄉 (gdong-brgyad, འདྲུག་རྩ་) 的干木烏 (kʁmɿu) 方言，<sup>1</sup> 並發表了幾篇相關論文 (Jacques 2004, 向柏霖、陳珍 2004)。

*a-/ʁ-* 不及物化前綴是茶堡話動詞系統中的重要成分。該前綴和其他各種減少動詞論元的形式相對立，構成嚴密的系統，也和的特殊情況下帶有“被動”意義

---

\* 這項研究得到了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贊助 (PD007-U-03)。承蒙孫天心教授、李秉驄先生、徐世璿博士和一位匿名的審查人提出寶貴的修改意見和建議，謹致謝意。

<sup>1</sup> 因為龍爾甲鄉茶堡話方言的多樣性比沙爾宗或者大藏為大，我們使用“干木烏話”來稱呼我們所調查的方言而避免使用“龍爾甲話”。本文介紹的形態變化可能在龍爾甲鄉其他鎮的方言裡有不同的表現。

的反向前綴<sup>2</sup> 都有明顯的區別。除此之外，它有著特殊的元音變化。只要同另一個前綴直接相連，兩個前綴的元音就合二爲一，合併規則相當複雜。

本文將先描述 a-/ɣ- 前綴和其他前綴結合時所產生的元音合併現象，然後分析該前綴的語法功能，並提出其在漢藏語系其他語言中的同源語法形式。

## 1. a-/ɣ- 前綴的元音合併

在嘉絨語方言中，不帶輔音的前綴發生元音合併是普遍的現象。林幼菁、羅爾武 (2003:23) 分析茶堡話趨向前綴時已經發現了元音合併的例子。下面將從三個方面討論茶堡話的元音合併現象：

第一、茶堡話趨向前綴的兩種元音合併形式

第二、元音合併動詞

第三、a-/ɣ- 前綴的三種變體

### 1.1 茶堡話趨向前綴的兩種元音合併形式

Sun (2000) 已指出，嘉絨語草登話有四套趨向前綴，這四套前綴不僅是表示方向的語法成分，並且表達時、體、式、動詞及物性、人稱與數等範疇，使用範圍廣泛。每個動詞有自己固有的趨向前綴，但在大部分動詞中該前綴完全虛化了，沒有特定的意義，只有用於趨向動詞和少數其他動詞時才表達動作趨向。

〈表 1〉嘉絨草登話的趨向前綴 (Sun 2000)

	上	下	上游	下游	東	西
1 基本形式	tə-	nɛ-	lɛ-	tʰɛ-	kə-	nə-
2 反向形式	to-	no-	lo-	tʰo-	ko-	no-
3 非過去形式	te-	<sup>n</sup> ge-	le-	tʰe-	ke-	ne-
4 第三人稱及物動詞	te	ne-	le-	tʰe-	ke-	ne-

嘉絨語其他方言也存在類似的趨向前綴系統，如四土話（林向榮 1993:228，

<sup>2</sup> 在草登話和茶堡話中，當施事者和受事者都是人或動物時，可以用反向前綴改變句子的觀點，從受事者的角度表達句子中的動作或行爲。這種構造和被動句有一些相似之處（孫天心、石丹羅 2002:89）。

Lin 2002)，大藏茶堡話（林幼菁、羅爾武 2003）等。大藏茶堡話的趨向前綴系統和草登話相似，但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就是“上下游”的對立演變成“地勢高低”的對立。

〈表 2〉大藏茶堡話的趨向前綴

	上	下	地勢高	地勢低	東	西	無趨向
1 完成體第一、二人稱：命令式	tə-	pə-	lɛ-	thə-	kɛ-	nə-	jɛ-
2 完成體第三人稱（及物動詞）	ta-	pa-	la-	tha-	ka-	na-	ja-
3 未完成體；間接示證完成體第二人稱	tu-	cə-	lu-	chə-	ku-	ɲə-	ju-
4 間接示證完成體第一、三人稱	to-	co-	lo-	cho-	ko-	ɲo-	jo-

林幼菁和羅爾武 (2003:23) 根據孫天心教授的建議提出，第三套前綴（間接示證完成體）的結構實際上是未完成體前綴加間接示證前綴 a-：

(1) 大藏話間接示證完成體

a. naʒo ku-tə-a-ʃe [kutaʃe]

你 間接完成（第三套）：東-第二人稱-間接完成-去  
（聽說）你往東去了。

b. mi ku-a-ʃe [koʃe]

他 間接完成（第三套）：東-間接完成-去  
（聽說）他往東去了。

當動詞帶有第二人稱前綴 tə- 時，間接示證前綴便置於第二人稱前綴之後，第二人稱前綴 tə- 和間接示證前綴 -a 連讀成一個音節 ta。當動詞表達第一或者第三人稱時，沒有第二人稱前綴 tə-，間接示證前綴 -a 直接同趨向前綴相連，形成第四套前綴：

〈表 3〉大藏茶堡話第四套趨向前綴的元音合併

上	下	地勢高	地勢低	東	西	無趨向
tu-a- > [to]	cə-a- > [co]	lu-a- > [lo]	chə-a- > [cho]	ku-a- > [ko]	ɲə-a- > [ɲo]	ju-a- > [jo]

當間接示證前綴同趨向前綴相結合時，無論該前綴的主元音是 ə 還是 u，都合併成 o。<sup>3</sup>

<sup>3</sup> 在干木鳥村的茶堡話裡，間接示證的構造方式有明顯的區別：

林幼菁、羅爾武 (2003:21) 還推測，第二套趨向前綴是第一套前綴和一個及物性標誌 *a-* 連讀的結果：

〈表 4〉大藏茶堡話第三套趨向前綴的元音合併

上	下	地勢高	地勢低	東	西	無趨向
<i>tɛ-a- &gt;</i> [ta]	<i>pə-a- &gt;</i> [pa]	<i>lɛ-a- &gt;</i> [la]	<i>thə-a- &gt;</i> [tha]	<i>kɛ-a- &gt;</i> [ka]	<i>nə-a- &gt;</i> [na]	<i>jɛ-a- &gt;</i> [ja]

在干木鳥村茶堡話裡發現了印證林幼菁和羅爾武假設的資料。干木鳥話的趨向前綴和大藏話有一些區別（比較〈表 2〉和〈表 5〉）。

〈表 5〉干木鳥茶堡話的趨向前綴

	上	下	上游	下游	東	西	無趨向
1 完成體第一、二人稱：命令式	<i>tx-</i>	<i>pu-</i>	<i>lx-</i>	<i>thu-</i>	<i>kx-</i>	<i>nu-</i>	<i>jx-</i>
2 完成體第三人稱（及物動詞）	<i>ta-</i>	<i>pa-</i>	<i>la-</i>	<i>tha-</i>	<i>ka-</i>	<i>na-</i>	<i>ja-</i>
3 非完成體	<i>tu-</i>	<i>pju-</i>	<i>lu-</i>	<i>chu-</i>	<i>ku-</i>	<i>ɲu-</i>	<i>ju-</i>
4 間接示證完成體	<i>to-</i>	<i>pjɣ-</i>	<i>lo-</i>	<i>chɣ- -</i>	<i>ko-</i>	<i>ɲɣ-</i>	<i>jo-</i>

干木鳥話裡有一種“憂慮式”前綴 *ɕw-* 表示說話者擔心句子所述的動作行為發生。該前綴可以和非過去時和完成體兩種形式同現（下面以 *kɣ-mto* “看見”為例）：

(2) 非過去，第二人稱單數

a. *tu-mtɣm*

第二人稱-看（非過去）  
你看見他。

a. *nɣzo ko-tu-ɕe*

你 間接示證：東-第二人稱-去  
（聽說）你往東去了。

b. *uɣzo ko-ɕe*

他 間接示證：東-去  
（聽說）他往東去了。

與大藏話不同的是干木鳥話的第二人稱前綴 *tu-* 位於間接示證前綴之後，因此間接示證 *a-* 前綴一直都會出現在第三套前綴之前。

- b.  $\zeta u-tu-mt\gamma m$   $susám-a$   
 憂慮式-第二人稱-看（非過去） 看（非過去）-第一人稱  
 我深怕你看見他。

(3) 完成體，第二人稱單數

- a.  $t\gamma-tu-mto-t$   
 趨向前綴（第一套）-第二人稱-看-完成體  
 你看見了他。
- b.  $\zeta u-tu-mto-t$   $n\bar{u}-susó-t-a$   
 憂慮式-第二人稱-看-完成體 趨向（第一套）-看-完成體-第一人稱  
 我深怕你看見了他。

在完成體裡， $\zeta u-$  的出現使第一套趨向前綴消失。當主語是第三人稱時，第二套趨向前綴也會消失，而且  $\zeta u-$  會變成  $\zeta a-$ ：

(4) 完成體，第三人稱單數

- a.  $ta-mto$   
 趨向（第二套）-看  
 他看見了（那個人）。
- b.  $\zeta a-mto$   $n\bar{u}-susó-t-a$   
 憂慮式（第三人稱）-看 趨向（第一套）-看-完成體-第一人稱  
 我深怕他看見了（那個人）。

如果我們接受林幼菁和羅爾武的假設（〈表 3〉），(4) 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 $ta-mto$  和  $\zeta a-mto$  應該分析成：

- (5)  $t\gamma-a-mto$   
 趨向前綴（第一套）-及物標記-第二人稱-看
- (6)  $\zeta u-a-mto$   
 憂慮式-及物標記-看

從此可以看出，第三人稱及物性前綴  $a-$  同  $\gamma-$  或者  $u-$  相連時合併成  $a$ 。

間接示證完成體和第三人稱及物性這兩種前綴屬於構形範疇 (flexional)，它們所引起的元音合併相當簡單。其他屬於構詞範疇 (derivational) 的動詞前綴也導致元音合併，但其合併的形式較為複雜。

## 1.2 元音合併動詞

在干木鳥話中，有一部分動詞的趨向前綴呈現出和普通動詞不一樣的形態，先將兩種動詞的非完成體的形態變化列舉如下：

- (7) kɣ-ndza “吃”（甲類動詞）
- a. tu-ndze-a “我吃”<sup>4</sup>
  - b. tu-tuu-ndze “你吃”
  - c. tu-ndze “他吃”
- (8) kɣ-ɕq<sup>h</sup>e “咳嗽”（乙類動詞）<sup>5</sup>
- a. to-ɕq<sup>h</sup>e-a “我咳嗽”
  - b. tu-tɣ-ɕq<sup>h</sup>e “你咳嗽”
  - c. to-ɕq<sup>h</sup>e “他咳嗽”

由此可見，乙類動詞的前綴呈現元音交替：非完成體的第一、三人稱有 to- 形式，第二人稱卻有 tu-，而且第二人稱前綴是 tɣ- 而不是 tuu-。干木鳥話乙類動詞的非完成體的形式表面和大藏話的間接示證完成體相似。因此，我們可以假設，乙類動詞非完成體的不規律性是一種置於動詞詞根之前的開元音所致，由於該元音和緊接在其前面的前綴合併（類似於大藏話的間接示證 a- 前綴），導致前綴的形式和甲類動詞不同。我們在 (8) 羅列的動詞形態應該另外分析如下（我們以 A 代表所假設的元音）：

- (9) kɣ-ɕq<sup>h</sup>e “咳嗽”（乙類動詞）
- a. tu-A-ɕq<sup>h</sup>e-a “我咳嗽”
  - b. tu-tuu-A-ɕq<sup>h</sup>e “你咳嗽”
  - c. tu-A-ɕq<sup>h</sup>e “他咳嗽”

實際上，干木鳥話中有一個形態沒有趨向前綴，即非過去時。在非過去時裡，乙類動詞的詞根帶有一種 a- 元音：

<sup>4</sup> 在茶堡話裡，當主語是單數，並且沒有反向前綴時，動詞的非過去、非完成體、直接示證、命令式、非實然式等時態顯示有規律的詞根交替，參看林幼菁、羅爾武 (2003:23)，Jacques (2004:345-351)。

<sup>5</sup> 甲類動詞中既有及物動詞，也有不及物動詞，而乙類動詞卻不一樣，一切乙類動詞是不及物動詞。

(10) aɕq<sup>h</sup>e “他咳嗽”（非過去）

我們的假設由此得到印證：導致乙類動詞不規律性的是處於動詞詞根前面的一種元音，因此我們將乙類動詞稱之為“元音合併動詞”。但是，令人眼花繚亂的是該元音在不同的情況下呈現不同的音值：該元音和 u 結合成 o (tu-A- > to)，但在第二人稱前綴 tu- 之後，該元音為 -ɣ-，而當該元音處於動詞的第一個音節時，其音值卻是 a-。因為目前無法判斷該元音的真實音值，我們姑且標為“a-/ɣ-”。

在大部分元音合併動詞中，該 a-/ɣ- 元音是及物化前綴，筆者將在第二節討論其功能。在其他動詞中，a-/ɣ- 元音本來也是一種前綴，但它失去了派生功能成為動詞詞根的成分之一。然而，無論 a-/ɣ- 是前綴還是詞根的一部分，所有元音合併動詞都呈現相同的元音變化。

同草登話 (Sun 2000) 一樣，茶堡話裡有一種特殊的音變 \*ɲa- > a-，而四土話則保留了原始的讀音。<sup>6</sup> 有一部分茶堡話的元音合併動詞在四土話裡同帶有 ɲa- 前綴的動詞對應：因此，我們推論茶堡話 a-/ɣ- 成分的原始形式為 \*ɲa-。在茶堡話裡，a-/ɣ- 成分的主要功能是從及物動詞派生出不及物動詞，該功能和四土話 ɲa- 前綴相同。

a-/ɣ- 的音值取決於其前一個前綴的語法功能，而不取決於該前綴的語音性質，所以我們必須把可以出現在 a-/ɣ- 之前的所有前綴逐一羅列出來並說明每個前綴搭配 a-/ɣ- 的哪個變體。我們使用寬式國際音標標音，並進行詞素分析：把元音連讀的實際發音用方括號 [] 括起來。詞素分析和實際發音的基本原則如下：

一、當處於 a-/ɣ- 前面的前綴的固有元音為 u- 或者 ɣ- 時，我們將兩個詞素用連詞號 “-” 分開，在寬式音標中保留前綴的固有元音——儘管該元音消失了：

(11) tɣ-ak<sup>h</sup>u [tak<sup>h</sup>u]

完成體上-喊

他往上喊了一聲。

## (12) u-tu-ɣmtɕoɣ nu [utɣmtɕoɣ nu]

他-程度名詞-尖銳 助詞

非常尖銳。

二、當非完成體趨向前綴 tu-、lu-、ku-、ju- 或者現在時前綴 ku- 處於 a-/ɣ- 之前時，元音合併的結果一律為 [o]，我們用寬式標音寫成 u-ɣ：

<sup>6</sup> 例如：第一人稱單數的屬格前綴：四土話 ɲa-、草登話 e-、茶堡話 a-。

- (13) ku-ɣ-ta [kota]  
現在時-不及物-放著  
放著。

干木鳥話裡，如果不同音節的兩個元音直接相連，則自動合成一個元音。

〈表 6〉音標和實際讀音的對應（元音合併）

音標	讀音
u-ɣ	[o]
ɯ-ɣ	[ɤ]
ɯ-a	[a]
ɣ-ɣ	[ɤ]
ɣ-a	[a]

下面討論 a-/ɣ- 在不同前綴聯合時的情況，在間接示證完成體中出現的特殊形式 kɣ-，將單獨討論。

### 1.3 a- 變體

同 a- 變體搭配的前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在完成體，第二類在非過去時。

一、完成體的趨向前綴 tɣ-、pu-、lɣ-、thu-、kɣ-、nu-、jɣ-

在完成體第一和第三人稱，動詞的趨向前綴和動詞詞根直接接觸，前綴和 a- 發生元音合併，但是在第二人稱，因為第二人稱前綴 tu- 置於趨向前綴和動詞詞根之間，趨向前綴不發生元音合併，這個情況和 (9) 討論的非完成體的情況完全相同：

- (14) kɣ-ɕqhe “咳嗽”  
tɣ-tu-ɣɕqhe [tɣtɕq<sup>h</sup>e] “你咳了”（第二人稱 tu- 前綴搭配 ɣ- 變體）  
tɣ-aɕqhe [taɕq<sup>h</sup>e] “他咳了”

在 (14) 中，完成體趨向前綴和非實然式、命令式的趨向前綴一樣，均屬於第一套前綴。出乎意外的是，在非實然式和命令式裡，第一套前綴搭配的是 ɣ- 變體：



- (15) tu-ci a-nu-ɣtɕaŋ [anɣtɕaŋ] ci u-mdoŋ  
 水 非實然-趨向（第一套）-沾 又 他的-顏色  
 ɲu-nɣsci ɲu-ɕti  
 直接示證-換 直接示證-是（肯定語氣）  
 如果（那種線）沾上了水的話，它的顏色又會變一次。

由此可見，所謂的“第一套趨向前綴”應該分成兩套趨向前綴：完成體前綴（搭配 a- 變體）和非實然式/命令式前綴（搭配 ɣ- 變體）。

## 二、在非過去時和動詞詞根發生接觸的前綴

按照〈表 7〉顯示的干木鳥話動詞的結構（在這個表格裡處於同一列的前綴互相排斥，不可能出現在同一個動詞裡），有六個前綴置於趨向前綴之前：

〈表 7〉動詞前綴的排序（簡略表）

a- 非實然	mɯ-/mɣ- 否定	ɕu-/ɣu- 離已/朝已	趨向前綴	完成體第三人稱 及物性 a-	構詞前綴	詞根	人稱後綴
u- 疑問			憂慮式 ɕu-	人稱前綴 tu- ku- ɣu- ta-			
ju- 未來							

在一些複雜的動詞形式中可以看出所有前綴的次序：

- (16) a-mɣ-ɕ-tɣ-tu-ti  
 非實然-否定：非過去-離已-趨向前綴：往上（第一套）-第二人稱-說  
 別到處去說。

這六個前綴和動詞詞根之間有趨向前綴和人稱前綴，只有在趨向前綴和人稱前綴不存在的情況下，上述六個前綴方能和構詞範疇的前綴或動詞詞根直接接觸，元音合併才能發生。非實然前綴 a- 不能單獨使用，該前綴一定要和趨向前綴（第一套）合用來表達非實然式。剩下五個前綴在非過去時的第一、第三人稱有機會接觸到動詞詞根前面的 a-/ɣ- 成分，而且五個前綴都搭配 a- 變體。

ɣu-/ɕu- 兩個前綴表示動作朝著說話者或者離開說話者相反方向進行：

(17)  $\gamma u-a k^h u$  [ $\gamma a k^h u$ ]

朝己-叫喊

他要來喊。

未來前綴  $j u-$  在非過去時表示某種情況即將發生：

(18)  $j \gamma-r u$        $m a$        $j u-a t \zeta^h u s$  [ $j a t \zeta^h u s$ ]       $z o$        $j u-\eta u$

命令式-看    連詞    未來-非過去時：打噴嚏    助詞    直接示證-是

你看！他馬上就要打噴嚏了！

非過去否定前綴  $m \gamma-$  用於非過去時、命令式、非實然式，同過去否定前綴  $m u-$  處於互補分布，過去否定前綴出現在所有其他時態中。

(19)  $m \gamma-a \zeta q^h e$  [ $m a \zeta q^h e$ ]

非過去否定-非過去：咳嗽

他不要咳嗽。

疑問前綴  $u i-$  不發生元音合併，插音  $-j-$  出現在該前綴和  $a-$  之間，這個特點可能是由於該前綴帶重音所致：

(20)  $u i-j-a t s u t s u$  ?

疑問-插音-來得及

他來得及嗎？

總而言之，同  $a-$  變體搭配的是完成體趨向前綴和在動詞結構中處於趨向前綴之前的五個前綴。

## 1.4 $\gamma-$ 變體

同  $\gamma-$  變體搭配的前綴可分為五類：人稱前綴、第一套趨向前綴（在命令式和非實然式）、動詞名物化前綴、使動前綴、非完成體的趨向前綴。

### 一、人稱前綴

茶堡話有三個人稱前綴，即  $t u-$ （第二人稱）、 $k u-$ （主語為第二人稱、賓語

爲第一人稱)、**ta-** (主語爲第一人稱、賓語爲第二人稱), 其中只有 **tu-** 和不及物動詞使用。由於元音合併動詞均是不及物動詞 (參考本文), 所以 **tu-** 是唯一和 **a-/ɤ-** 成分發生元音合併的前綴。我們在 (9) 和 (14) 已經舉了 **tu-** 和 **a-** 合併的例子。

## 二、命令式和非實然式的趨向前綴

我們在 1.3 節已經指出, 命令式和非實然式的趨向前綴同 **ɣ-** 變體搭配, 參考例 (15)。

## 三、動詞名物化前綴

名物化前綴是嘉絨語諸方言的共同特點 (Sun 1998:142-143, Sun 2003:500)。茶堡話的名物化構造成分種類繁多, 所有的名物化前綴卻同 **ɣ-** 變體搭配。下面是受事名詞、施事名詞、程度名詞三個例子。

在茶堡話裡, 受事名詞 (即動詞的原形) 的前綴爲 **kɣ-** (動態動詞) 或者 **ku-** (靜態動詞, 包括形容詞)。元音合併的靜態動詞有 **ku-ɣ-** [**kɣ**], 例如: **ku-ɣŋji** “藍色”。動態動詞的前綴爲 **kɣ-ɣ-** [**kɣ**]: 元音合併沒有導致任何音變。

施事名詞前綴爲 **ku-**, 但是元音合併動詞的施事名詞爲 **ku-ɣ-** [**kɣ**], 其形式和受事名詞沒有分別。例如: **kɣ-ɕq<sup>h</sup>e** 含有兩種意味: “咳嗽的人” (施事名詞 **ku-ɣɕq<sup>h</sup>e**) 和 “咳嗽的行爲” (受事名詞 **kɣ-ɣɕq<sup>h</sup>e**)。

程度名詞表示某種行爲/動作進行的次數或者強度, 是由人稱前綴和 **tu-** 前綴構成的。該前綴在元音合併動詞中變爲 **tu-ɣ-** [**tɣ**], 例如:

- (21) **u-tu-ɣɕq<sup>h</sup>e**                      **ɲu-saxaɣ**  
         他的-程度名詞-咳嗽          直接示證: 厲害  
         他咳嗽咳得非常厲害。

## 四、使動前綴

使動前綴 **su-** 處於 **a-/ɣ-** 成分之前時變成 **su-ɣ-**, 例如: **ku-ɣla** [**kɣla**] “沸騰” **kɣ-su-ɣla** [**kɣsɣla**] “煮、使沸騰”。使動的派生動詞不屬於元音合併動詞, 因爲 **a-/ɣ-** 成分已經和使動前綴合併了。

使動前綴有另一個變體 **suɣ-**, 該變體不出現在元音合併動詞之前,<sup>7</sup> 只發現

<sup>7</sup> 孫天心和石丹羅 (2002:85, 注 12) 指出, 在草登話中, 有一些動詞前綴出現在單聲母單音節動詞

一個例外，即  $k\gamma-suy-\zeta e$  “派遣”，是  $k\gamma-\zeta e$  “去”的使動形式。 $k\gamma-\zeta e$  是不規律動詞，其過去完成體詞根為  $a-/r-ri$ ，是元音合併詞根。該動詞的派生形式也呈現同樣的詞根交替。 $k\gamma-suy-\zeta e$  的過去完成體詞根是  $s\gamma\gamma ri$  而不是  $*suy-rri$  或者  $*su-rri$ ： $suy-$  前綴和  $a-/r-$  成分合併為  $s\gamma\gamma-$ 。

## 五、非完成體

非完成體的趨向前綴（參考〈表 5〉）分成固有元音為  $-u-$ （ $tu-$ 、 $lu-$ 、 $ku-$ 、 $ju-$ ）和固有元音為  $-u-$ （ $pju-$ 、 $chu-$ 、 $ju-$ ）兩種類型。非完成體第一類前綴的合併規律在 (9)、(13) 已經有所論述，第二類前綴同  $r-$  變體搭配。因此，在元音合併動詞前面，非完成體前綴的形式和間接示證完成體的前綴幾乎相同：

〈表 8〉非完成體（元音合併動詞）和間接示證完成體的趨向前綴

方向	非完成體（元音合併動詞）	實際讀音	間接示證完成體
上	$tu-r-$	$[to]$	$to-$
下	$pju-r-$	$[pj\gamma]$	$pj\gamma-/pjo-$
上游	$lu-r-$	$[lo]$	$lo-$
下游	$c^hu-r-$	$[c^h\gamma]$	$c^h\gamma-/c^ho-$
東	$ku-r-$	$[ko]$	$ko-$
西	$ju-r-$	$[j\gamma]$	$j\gamma-/jo-$

非完成體前綴和  $a-/r-$  成分的合音表面上同間接示證完成體的前綴完全相同，實際上，在干木鳥話中兩套前綴之間存在顯著分別：間接示證完成體的前綴  $pj\gamma-/pjo-$ 、 $c^h\gamma-/c^ho-$ 、 $j\gamma-/jo-$  有兩個變體，例如：

- (22)  $tshura\eta$   $j\gamma-mbi$   
 次讓 間接示證完成體-給  
 （她把饅饅）給了次讓。
- (23)  $u-rqhu$   $u-rku$   $nu$   $ra$   $t\gamma t\epsilon u$   $nu$   $jo-mbi$   
 他的-殼 他的-邊 那 複數 男孩子 那 間接示證完成體-給  
 她把饅饅的皮和燒焦的邊緣給了那個男孩子。

以上兩個句子選自我們記錄的故事，其中的  $j\gamma-mbi$  和  $jo-mbi$  兩個形式有相

---

詞根之前時必須在前綴和詞根之間加  $\gamma-$ 。在茶堡話中有類似的現象，使動前綴  $su-$  的變體  $suy-$  一般出現在單聲母單音節詞根的不及物動詞中 (Jacques 2004 #6.1:402-404)。

同的意思，而且可以互換，不受語音條件的制約。帶有  $\gamma$ - 的形式（ $pj\gamma$ -、 $c^h\gamma$ -、 $\eta\gamma$ -）保留了原始元音，帶有  $o$ - 的形式  $pjo$ -、 $c^ho$ -、 $\eta o$ - 是受了  $to$ -、 $lo$ -、 $ko$ - 的類推影響，把原始的元音轉成  $o$ -。兩種變體的同時存在證明，干木鳥話的前綴處於演變過程中。在大藏話裡（參考〈表 2〉）帶有  $\gamma$ - 的形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帶有  $o$ - 的形式：干木鳥話的情況是大藏話的前身。

在茶堡話裡，非完成體和間接示證完成體的動詞詞根有區別，非完成體同第三詞根搭配、間接示證完成體同第一詞根搭配（參考林幼菁、羅爾武 2003）。但是，這種區別只顯示在以開音節結尾的及物動詞中。因為元音合併動詞都是不及物動詞，所以沒有第三詞根和第一詞根之分，因此元音合併動詞的非完成體和間接示證完成體兩個時態搭配的趨向前綴和詞根沒有分別。雖然在理論上，這兩個時態的形式應該沒有區別，但實際上還是有區別，我們下面詳細討論。

### 1.5 元音合併動詞的間接示證完成體

在干木鳥茶堡話裡，元音合併動詞的間接完成體有兩種構造方式。第一種方式（甲類形式）為  $a/\gamma$ - 成分不和前綴合併，而變成  $k\gamma$ -，同時後加間接示證後綴  $-c^h\mathfrak{u}$ （草登話有相同的  $-c\mathfrak{a}$  後綴，參考 Sun 2003）。第二種方式（乙類形式）為  $a/\gamma$ - 成分和前綴合併，導致間接示證完成體的形式和非完成體發音上沒有分別。例如： $k\gamma-\gamma la$  “沸騰”的非完成體為  $tu-\gamma la$  [tola]，間接示證完成體為  $to-k\gamma la-c^h\mathfrak{u}$ （甲類）或者  $to-\gamma la$  [tola]（乙類）。

甲類形式相對而言更為普遍，但是其使用範圍限於第三人稱。在第二人稱中，由於  $a/\gamma$ - 成分和第二人稱  $tu$ - 前綴合併，因此間接完成體和非完成體的形式不一樣。

- (24)  $to-tu-\gamma\mathfrak{c}q^he$  [tot $\gamma\mathfrak{c}q^he$ ] \* $to-tu-k\gamma\mathfrak{c}q^he$ - $chu$

間接示證完成體-第二人稱-咳嗽

你咳嗽了（聽說）。

- (25)  $tu-tu-\gamma\mathfrak{c}q^he$  [tut $\gamma\mathfrak{c}q^he$ ]

非完成體-第二人稱-咳嗽

你咳嗽。

當主語不是第二人稱時，乙類形式使用得很少。在故事裡沒有發現任何一個出現在第三人稱中的例子。但是，在沙爾宗茶堡話裡，無論是第二還是第三人稱，都沒有甲類形式，而只存在乙類形式。我們干木鳥話的老師之所以接受乙類

形式在第三人稱的使用可能是因為她對沙爾宗非常熟悉，但是她自己不會使用該形式。

除了間接示證完成體以外，及物間接示證非完成體同樣出現 *kɣ-* 形式。在茶堡話裡，靜態動詞有一種間接示證非完成體的形式，該形式由 *pjɣ-* 前綴（即間接完成體的“向下方”趨向前綴）來表達，例如：

- (26) *ku-mbro* “高（靜態動詞）”：名物化動詞  
 a. *to-mbro* “他長高了（很久沒有見到一個孩子，他在此期間長得很高）”：間接示證完成體  
 b. *pjɣ-mbro* “聽說他以前很高”：間接示證非完成體

及物動詞前面不能加 *pjɣ-* 前綴表達間接示證非完成體。例如：*kɣ-ndza* “吃”是及物動詞，其間接示證完成體形式為 *to-ndza*，但是間接示證非完成體形式 \**pjɣ-ndza* 不存在。動態動詞的間接示證非完成體一般由「動詞的非完成體＋助動詞“是”的間接示證非完成 *pjɣ-ŋu*」構成。例如：

- (27) *ɬamu*      *ku*              *qɣjɣi*      *nu-kɣ-mbi*              *nu*  
 拉莫      施事格      饅饅      他們-受事名詞-給      那  
*tu-ndze*                      *pjɣ-ŋu*.  
 非完成體-吃              間接示證非完成體-是  
 他正要吃拉莫給他的饅饅（的時候，才發現饅饅裡有金子）。<sup>8</sup>

但是在茶堡話有一種表示進行體的 *asui-/ɣsui-* 前綴，該前綴和草登話的及物進行體前綴（孫天心、石丹羅 2002:89，孫天心 2006:9）*ese-* 有同源關係。這個進行體前綴有兩個變體，其分布和 *a-/ɣ-* 兩個變體的分布完全相同。可以用這個進行體前綴構成及物動詞的間接示證非完成體，該形式的結構為「*pjɣ-*＋*asui-/ɣsui-*＋動詞詞根＋間接示證後綴 *-cʰu*」。我們知道，在間接示證完成體的甲類形式，*a-/ɣ-* 成分變成 *kɣ-*。同樣，在 *pjɣ-* 之後，*asui-/ɣsui-* 變成 *kɣsui-*。所以，*kɣ-ndza* “吃”的及物間接示證非完成體為 *pjɣ-kɣsui-ndza-cʰu*。

*kɣ-* 形式的來源尚不清楚，甲類形式可能來自名物化形式（前加受事名詞前綴 *kɣ-*），但是該形式和名物化形式有一個明顯的區別，那就是可以附加單數和複

<sup>8</sup> 這個例子顯示出典型非完成體的用法之一，即 *imperfectum de conatu*，表示某種動作行為即將發生，但是最後沒有發生。這個用法在俄文的非完成體中經常出現：*он её уговаривал*（非完成體），*но не уговорил*（完成體）“他試圖說服她，但是沒有成功”。

數後綴 -ndzui 和 -nuu：

- (28) kɣ-ɕq<sup>h</sup>e “咳嗽”——間接示證完成體、甲類形式：  
 雙數 to-kɣɕq<sup>h</sup>e-ndzi -c<sup>h</sup>u “他們倆咳嗽了”  
 複數 to-kɣɕq<sup>h</sup>e-nuu-c<sup>h</sup>u “他們咳嗽了”

## 1.6 kɣ-zyut “到、來”，不規則的元音合併動詞

在元音合併動詞當中，只有一個不符合規則的動詞，即 kɣ-zyut “到、來”。該動詞的 a-/ɣ- 成分在第二人稱前綴 tu-、名物化前綴、即行體前綴 tu- 三種前綴之前趨於消失，而在其他前綴之後（例如，完成體的趨向前綴）則一律出現。

- (29) jɣ-azyut-a [jazyúita]  
 完成體-到-第一人稱單數  
 我到了。
- (30) jɣ-tu-ɣzyut / jɣ-tu-zyut [jɣtɣzyut ~ jɣtuzyut]  
 完成體-第二人稱-到（a-/ɣ- 成分的消失在第二人稱前綴 tu- 之後是選擇性的。）  
 你到了。
- (31) jɣ-azyut [jazyut]  
 完成體-到  
 他到了。
- (32) ju-tu-zyut  
 趨向前綴（第三套）-即行體-到（a-/ɣ- 成分消失）  
 他一到就……
- (33) ku-zyut  
 施事名詞：到（a-/ɣ- 成分消失）  
 到的那個人。

按照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定論，不規則動詞能夠使我們窺見原始語的語音或者形態現象，這些現象由於類推的作用而在大部分動詞中沒有留下明顯的痕跡。kɣ-zyut “到、來”有非常複雜的派生歷程，該動詞來自 kɣ-yi “來”，通過 \*-t 後綴<sup>9</sup> 派生出及物動詞 kɣ-yut “帶來”，後來增加了 a-/ɣ- 不及物化前綴，其

<sup>9</sup> 在漢藏語系的各種語言中可以發現同源的及物化 -t（例如：基蘭提語言，Michailovsky 1985），一

中 /z/ 成分的派生功能尚不清楚。

## 1.7 結論

總之，a-/ɣ- 成分的變體是由動詞的形態決定的，而不是由前綴的語音特徵（前綴固有元音）決定的：同一個前綴，例如 pu-，在動詞的不同形態搭配不同的變體。

〈表 9〉a-/ɣ- 成分變體的分布

前綴的功能	前綴的形式	a-/ɣ- 的變體
完成體	ɬɣ-, pu-, lɣ-, thu-, kɣ-, nu-, jɣ-	a-
非實然式、命令式	ɬɣ-, pu-, lɣ-, thu-, kɣ-, nu-, jɣ-	ɣ-
非完成體	tu-, pjw-, lu-, chu-, ku-, ɲw-	ɣ-
第二人稱	tuw-	ɣ-
否定	mɣ-	a-
朝已/離已	ɣw-/ɕw-	a-
即行體	jw-	a-
疑問	uí-	j-a-
名物化前綴	ku-, kɣ-, tu-	ɣ-
使動	su-, suɣ-	ɣ-
間接示證完成體	to-, pjɣ-, lo-, chu-, ko-, ɲɣ-, jo-	kɣ-/ɣ- 甲類/乙類

## 2. 不及物前綴的語法功能

如前所述，元音合併動詞的前置 a-/ɣ- 元音可分成兩種：第一種是不及物化前綴，第二種已經成了動詞詞根的一部分。下面將通過嘉絨語方言的比較，分析不及物化前綴的兩大種功能：可以用來派生出“被動”的不及物動詞，也可以派生出互動動詞。同時，筆者將討論該前綴在漢藏語系其他語言中的同源形式。最後，我們將探討其他元音合併動詞的 a-/ɣ- 元音的來源，通過它們在語義上的共同特徵來推測其原有的功能。

---

般認為它溯源於原始漢藏語。該後綴在嘉絨語裡只留存於 kɣ-yut 一個動詞。



## 2.1 派生不及物動詞的功能

韋介武 (2000:46-51, 80-83) 已經發現，在四土話的卓克基方言裡， $\eta a-$  前綴的顯著功能是構成不及物動詞。在茶堡話裡， $a-/ɣ-/kɣ-$  前綴也具有同樣的功能。由於在動詞原形（即受事名物化前綴  $kɣ-$ ）之前無法分辨元音合併動詞和普通動詞，我們將以  $kɣ-ɣ-[kɣ]$  表示元音合併動詞的原形前綴，以便顯示出與普通動詞的區別，並在其他時態中用粗體把該前綴的三種變體  $a-/ɣ-/kɣ-$  標記出來。例如： $kɣ-ta$  [kɣta] “放” 的派生元音合併動詞為  $kɣ-ɣ-ta$  [kɣta] “放著”，該動詞的非過去為  $a-ta$ ，間接示證過去非完成體為  $pjɣ-kɣ-ta-c^hu$ 。

有些派生出來的動詞在使用中有一定的限制，由於這些動詞帶有靜態的意味，因而經常不能用於完成體或者間接示證完成體，因為靜態的狀態在語義上同完成體有衝突，現將  $kɣ-ɣ-ta$  “放著” 在不同時態的語句列舉如下：

- (34) a.  $tɕoxtsi$   $u-taɣ$   $ɕoɕɕoɕ$   $a-ta$   
 桌子 他的-上面 紙 非過去：不及物-放  
 桌子上放著紙。
- b.  $tɕoxtsi$   $u-taɣ$   $ɕoɕɕoɕ$   $pu-a-ta$   $*tɣ-ata$   
 桌子 他的-上面 紙 過去非完成體-不及物-放 (\*完成體)  
 （在那個時候），桌子上放著紙（我親眼看見）。
- c.  $tɕoxtsi$   $u-taɣ$   $ɕoɕɕoɕ$   $pjɣ-kɣ-ta-c^hu$   
 桌子 他的-上面 紙 間接示證過去非完成體-不及物-放-間接示證  
 $*to-kɣta-c^hu$   
 (\*間接示證完成體)  
 （在那個時候），桌子上放著紙（我聽說）。

但是，並不是所有元音合併動詞都有這個限制，例如：從  $kɣ-βzu$  “作” 派生的動詞  $kɣ-ɣβzu$  “長成、變成”，就可以用於完成體和間接示證完成體：

- (35)  $tɣ-ɕi$   $kɣ-p^hut$   $tɣ-a-βzu$   
 青稞 受事名詞-割 完成體-不及物-作  
 青稞熟了，可以收割（我天天看見青稞長出來，該句子用得少）。
- (36)  $tɣ-ɕi$   $kɣ-p^hut$   $to-kɣ-βzú-c^hu$   
 青稞 受事名詞：割 間接示證完成體-不及物-作-間接示證  
 青稞熟了，可以收割。

因為茶堡話的 **pu-**“往下”趨向前綴是非過去完成體的標記（參考 (34b)），當動詞的固有趨向前綴是 **pu-** 時，無法區分 **a-/ɣ-** 前綴和 **a-** 完成體第三人稱及物前綴（〈表 4〉）。<sup>10</sup> 因此，(37) 中的 **pu-a-ɣt** 可以分析成“過去非完成體-不及物-放”（畫著魚），也可以分析成“過去完成體-完成體第三人稱及物-放”（他畫了魚）。

- [illegible]

在茶堡話裡，a-/ɣ-/ 前綴不是唯一構成不及物動詞的語法手段。另外還有三種消除動詞論元的構造方式：rɣ-/ 前綴、sɣ-/ 前綴、ʒɣɣ-/ 前綴和聲母鼻冠音化。

如同草登話的 **re-** 前綴一樣 (Sun 2003:493, 孫天心 2006:8-9), 茶堡話的 **sr-** 前綴和 **rx-** 前綴使及物動詞變成不及物動詞。但是, 與 **a-/ɣ-** 前綴不同的是, 這兩個前綴所消除的論元是受事者而不是施事者:

- (38) a-ɿi                      tɿscos              rɿt  
我的-弟弟              信                      非過去：寫  
我弟弟寫信。
- (39) tɿscos                      a-rɿt  
信                      非過去：不及物(1)-寫  
（有人）寫了信（現在信放在那裡）。
- (40) a-ɿi                      rɿ-rɿt  
我的-弟弟              非過去：不及物(2)-寫字  
我弟弟寫字（是他的職業或者他平時從事的活動）。

用 **rx-** 派生出來的及物動詞的主語和原動詞的主語一樣，但不能帶賓語。這種動詞往往帶有“從事一個活動”的意思，有時候甚至表示施事者以該活動爲生。不及物前綴 **sx-** 的功能與 **rx-** 相同，<sup>11</sup> 但至今茶堡只發現了四個不及物化的 **sx-** 前綴：

<sup>10</sup> 承蒙孫天心教授所提供的意見。

<sup>11</sup> 按照孫天心教授 (2006:8) 的論述，在草登話中，同源的 *se-* 和 *re-* 前綴有明顯的對立：前者表示被省略的賓語是人，而後者表示被省略的賓語不是動物或物體。

〈表 10〉茶堡話不及物化 *sy-* 前綴

原動詞	意思	不及物動詞	意思
<i>kɿ-sco</i>	陪	<i>kɿ-sɿ-sco</i>	陪
<i>kɿ-suiy-ɕɿt</i>	教	<i>kɿ-sɿ-suiy-ɕɿt</i>	從事教育活動
<i>kɿ-fstuun</i>	伺候	<i>kɿ-sɿ-fstuun</i>	伺候
<i>kɿ-ɛndu</i>	打	<i>kɿ-sa-ɛndu</i>	打人

有趣的是，當原動詞有三個論元時（例如：教、寄放等），加 *sy-* 或者 *ry-* 前綴時，所派生出來的動詞有兩個論元，但失去了完成體及物動詞的標記 *a-*（第三人稱）和 *-t*（第一、第二人稱單數）。例如，*kɿ-ɕtɕɿu* “寄放”是三論元動詞（為某人寄放一個東西），所派生出的動詞 *kɿ-ryɕtɕɿu* 有兩個論元（寄放一個東西）：

- (41)    *ɛdɿrzi*    *ku*        *nɿ-kʰa*        *tutʰu*        *kɿ-ry-ɕtɕɿu*  
          多爾吉    施事格    你的一家    鍋子        過去完成體-不及物(2)-寄放  
          多爾吉在你家寄放了一個鍋子。

在 (41) 中不能加第三人稱標記 *-a-* (\**kɿ-a-ryɕtɕɿu*)，但施事格 *ku* 的存在足以證明該動詞是及物動詞。像 *kɿ-ry-ɕtɕɿu* 這樣的動詞沒有及物動詞的標記，但要求兩個論元。帶有 *a-/ɿ-* 前綴的動詞不可能有施事格的論元，是該前綴和 *sy-/ry-* 前綴的重要區別之一。

另外，反身 *ɣɿɿ-* 前綴也可以用來派生出不及物動詞。四土話的 *wjo-* 前綴（林向榮 1993:254-256）和草登話的 *je-* 前綴（Sun 2003:493，孫天心 2006:9）和 *ɣɿɿ-* 同源。該前綴的功能和 *a-/ɿ-* 有明顯的區別，因此不予以詳細分析。

最後，還有一種非常原始的語法手段也承擔派生出不及物動詞的功能，即聲母的鼻冠音化（在嘉絨語的其他方言中也出現，參考林向榮 1993:193）。聲母鼻冠音化的動詞表示沒有施事者，表示動作行為是自動發生的，和 *a-/ɿ-* 前綴的意味不一樣。

例如：*kɿ-prɿt* “弄斷”有兩個派生詞，即 *kɿ-ɿ-prɿt* “被弄斷”和 *kɿ-mbrɿt* “斷”，請看下列例句：

- (42)    <dianhua>    *pjɿ-kɿ-prɿt-cʰu*  
          電話            間接示證非完成體-不及物-斷-間接示證  
          有人弄斷了電話線。

- (43) <dianhua>    pɿɿ-mbrɿt  
           電話            間接示證非完成體-斷  
           電話線斷了。

派生動詞的意思一般和原動詞相當密切，像 kɿ-βzu “作”和 kɿ-ɿβzu “長成、變成”這樣的例子不多。

- (44) a. kɿ-mto            “看”                            kɿ-ɿ-mto            “（可以）被人看見”  
       b. kɿ-mts<sup>h</sup>ɿm    “聽”                            kɿ-ɿ-mts<sup>h</sup>ɿm    “（可以）被人聽見”  
       c. kɿ-rɿt            “寫、畫”                        kɿ-ɿ-rɿt            “寫著”  
       d. kɿ-rmbuu        “把東西堆積起來”            kɿ-ɿ-rmbuu        “成堆”

我們在 1.2 節已經指出，元音合併動詞可以加使動前綴，其中有一部分及物動詞通過 a-/ɿ- 前綴變成不及物動詞，再附加使動前綴 su- 重新變成及物動詞，但是此類例子寥寥可數，至今只發現兩例：

〈表 11〉不及物 a-/ɿ- 前綴和 su- 使動前綴合用的例子

kɿ-βzu	做（願意：製造）	kɿ-ɿ-βzu	長成、變成	kɿ-su-ɿ-βzu	準備、作成
kɿ-pa	關（願意：做）	kɿ-ɿ-pa	變成	kɿ-su-ɿ-pa	轉成

這些雙重派生的動詞和受事名詞合用，參考以下例句：

- (45) tɿ-ɕi    kɿ-rɿu            tɿ-su-ɿ-βzu-t-a  
       青稞    受事名詞-炒    完成體-使動-不及物-作-完成體-第一人稱單數  
       我準備了青稞，可以炒了。

前加使動前綴 su- 和不及物前綴 a-/ɿ- 的雙重派生動詞僅限於以上兩例絕不是偶然的。上述兩個例子有共同的特點，即原動詞的原意在漫長的歲月發生了變化，而派生動詞的意思則沒有變，致使原動詞和派生動詞之間的意義關係不易被看出。這種特殊狀況有兩種可能的解釋：

第一、使動前綴 su- 以前可以和不及物前綴 a-/ɿ- 合用，但是到了後來，形態系統出現了變化，兩個前綴互相排斥，殘存的只有幾個少數例子。

第二、兩個前綴從來就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假如原動詞的意義發生了變化，派生動詞在語言使用者的意識裡不再同原動詞相聯繫之後，不及物前綴 a-/ɿ- 的

派生功能也隨之消失，成為無實際意義的前置音節，在這種情況下，派生的元音合併動詞在共時語言系統中就成了獨立的動詞，和原動詞已不存在派生關係。因此不再受不及物前綴 **a-/ɣ-** 的派生動詞的制約，可以附加使動前綴 **su-**。

其他的派生動詞不能附加使動前綴 **su-**，例如 **kɣ-ɣ-ɾɿt** “寫著” 不能派生出類似於 **\*kɣ-su-ɣ-ɾɿt** 的形式。在茶堡話的形態系統中，不及物化和使動化的構詞成分互相排斥不僅出現於上述的情況裡，也出現在使動前綴 **su-** 和聲母鼻冠音化（使動詞變成爲自動動詞）的情況裡（嘉絨語上寨話有類似的現象，參考 Sun 2002）。

在茶堡話裡不及物前綴 **a-/ɣ-** 屬於構詞範疇，但在嘉絨語的其他方言裡情況並非如此。在四土話裡，按照韋介武 (2000:47-48) 的論述，**ɲa-/ɲɐ-** 前綴導致動詞的一個論元被消除了。在四土話裡，該前綴可以和及物動詞結合（該及物動詞變成不及物動詞）也可以和不及物動詞結合（該不及物動詞變成無論元的動詞）：這是四土話和茶堡話的重要分別之一，因為茶堡話的不及物前綴 **a-/ɣ-** 必須加在及物動詞之前。參考韋介武的幾個例句：

- (46)    **nə-ɲá-ʃi-s**                      **ti,**            **ləmɐ**        **kə**            **ɲəwɛ**  
           完成體-**ɲa**-死-完成體    連詞        喇嘛        施動格    經書  
           **ka-sə-pá**                              **ra**  
           受事名詞-使動-做            需要  
           當有人去世的時候，需要請一個喇嘛來念經。

在茶堡話裡，不能用 **a-/ɣ-** 前綴來表達句子 (46) 的意思，而只能用無人稱動詞的前綴 **ku-**：

- (47)    **nu-ku-si**                              **tɕe,**            **βlama**        **ku**            **tu-rpi**  
           完成體-無人稱-死    連詞        喇嘛        施動格    經書  
           **kɣ-su-βzu**                              **ra**  
           受事名詞-使動-做            需要

不容置疑，四土話的 **ɲa-/ɲɐ-** 前綴和茶堡話的 **a-/ɣ-** 前綴具有同源關係。但是，四土話的 **ɲa-/ɲɐ-** 前綴的功能是消除動詞的一個論元，而茶堡話的功能是把及物動詞轉換成無施事者被動的不及物動詞。到底是茶堡話的 **a-/ɣ-** 還是四土話的 **ɲa-/ɲɐ-** 接近原始嘉絨語中的功能？筆者將在 2.3 節探討這個問題。

## 2.2 互動前綴

在四土話裡，還有另外一個 *ŋa-* 前綴，該前綴雖然和上述的被動前綴 *ŋa-* 在發音上完全相同，但其功能為派生出（不及物的）互動動詞。互動動詞的標記，除了附加該前綴，還有動詞詞根的重疊。林向榮 (1993:256-7) 提到下列例子：

- |      |    |         |      |                 |        |
|------|----|---------|------|-----------------|--------|
| (48) | a. | ka-top  | “打”  | ka-ŋa-top-top   | “互相打”  |
|      | b. | ka-kor  | “幫助” | ka-ŋa-kor-kor   | “互相幫助” |
|      | c. | ka-prak | “牽扶” | ka-ŋa-prak-prak | “互相牽扶” |
|      | d. | ka-zu   | “教育” | ka-ŋa-zu-zu     | “互相教育” |

在茶堡話裡有相同的派生現象，茶堡話用前綴 *a-/ɣ-* 和動詞輔音重疊（參考向柏霖、陳珍 2004）來派生出互動動詞，該派生過程具有能產性：

- |      |    |            |      |                  |        |
|------|----|------------|------|------------------|--------|
| (49) | a. | kɣ-ndza    | “吃”  | kɣ-ɣ-ndzu-ndza   | “互相吃”  |
|      | b. | kɣ-nurutʂa | “嫉妒” | kɣ-ɣ-nurutʂu-tʂa | “互相嫉妒” |
|      | c. | kɣ-rpu     | “撞”  | kɣ-ɣ-rpu-rpu     | “互相撞”  |

少數派生動詞的意義不完全符合原動詞的意義：*kɣ-lɔt* “扔”、*kɣ-ɣ-lu-lɔt* “打架”，這是因為派生之後，原動詞和派生動詞的意義沒有平行發展，其中之一發生了意義演變。

除此之外，還有四個例子，在 *a-/ɣ-* 互動前綴之後再加 *mu-*：

- |      |    |        |        |                 |        |
|------|----|--------|--------|-----------------|--------|
| (50) | a. | kɣ-mto | “看”    | kɣ-ɣ-mu-mto     | “互相看”  |
|      | b. | kɣ-rpu | “撞”    | kɣ-ɣ-mu-rpu     | “互相撞”  |
|      | c. | kɣ-ti  | “說”    | kɣ-ɣ-mu-ti      | “互相說”  |
|      | d. | kɣ-tso | “懂、理解” | kɣ-ɣ-mu-tsu-tso | “互相理解” |

在 2.3 節中，筆者將討論茶堡話的 *a-/ɣ-* 互動前綴和 *a-/ɣ-* 不及物前綴的關係和它們的來源。

## 2.3 *a-/ɣ-* 前綴的來源

無論在四土話還是在茶堡話中，不及物前綴和互動前綴都是同形的，而且兩

個前綴在功能上也有共同點：都可以使及物動詞變成不及物動詞。因此，筆者懷疑，這兩種前綴在原始嘉絨語中有共同的來源。但是，最原始的到底是不及物功能或互動功能？

在漢藏語系的其他語言中可以發現與嘉絨語互動前綴（四土話  $\eta a-$ 、茶堡話的  $a-/ʁ-$  等）同源的前綴：在緬甸的 Daai Chin 語 (Hartmann 2001) 和印度東北的 Tangkhul Naga 語中 (Mortensen 2003:24-25)<sup>12</sup> 都有帶“互動”功能的  $\eta a-$  前綴。然而，不能匆忙下結論說嘉絨語  $*\eta a-$  前綴最早的功能一定就是互動功能。

在四土話中，互動形式的前綴可能只是不及物前綴的特別用法之一：該前綴消除原動詞的受事者，使其變成不及物動詞，而產生互動意義的是詞根重疊。<sup>13</sup> 在漢藏語系的許多語言中，動詞重疊確實有承擔互動態的功能，普米語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陸紹尊 1983:47）：

- (51) a.  $dzi^{21}$  “唱”       $dze^{21}dzi^{21}$  “對唱”  
 b.  $sto^{55}$  “看”       $ste^{55}sto^{55}$  “相望”

麻窩羌語也相同（劉光坤 1998:183）：

- (52) a.  $qua$  “打”       $qua\ qua$  “互相打”  
 b.  $\chi tci$  “愛”       $\chi tci\chi tci$  “相愛”

然而，互動態不一定是嘉絨語互動形式中動詞重疊最原始的功能，因為其最原始功能可能是主語的複數。在嘉絨語支的一些語言中，動詞重疊是複數的標記，例如道孚語（黃布凡 1991:29-30）：

- (53) a.  $\zeta o-\eta$  “我去”       $\zeta\zeta-\zeta o-\eta$  “我們去”  
 b.  $\zeta i-n$  “你去”       $\zeta\zeta-\zeta i-n$  “你們去”  
 c.  $\zeta\alpha$  “他去”       $\zeta\zeta-\zeta\alpha$  “他們去”

而且，在漢藏語系的許多語言裡，當主語是複數時，不及物前綴可以承擔互動功能，例如獨龍語的  $v-$  前綴（孫宏開 1982:103-105，LaPolla 2000:288）：

<sup>12</sup>  $k\alpha$ -thu “付錢”， $kh\alpha$ - $\eta\alpha$ -thu “交換”。

<sup>13</sup> 有關動詞重疊和互動態的意見是本刊一位審查人所提出的。

- (54) àngmaq      v-shvt-ē  
 他們          不及物-打-非過去  
 他們打架。

我們推測，在原始嘉絨語中，“互動形式”的構造方式同獨龍語相似，是由不及物前綴和動詞的複數形式（動詞詞根重疊）構成。本來，該形式不是專門用來表示互動態的，互動態只是其常見衍生意義。後來，在四土話和茶堡話裡動詞系統發生了變化，動詞重疊不再是主語複數的標記，但在互動形式中，詞根重疊保留了下來，但它其實是由原先複數標記演變而來的互動標記。

以上的討論可以闡明四土話  $\eta a-$  前綴的來源，但在現代茶堡話裡，似乎不能把互動形式的  $a-/ʁ-$  前綴分析成  $a-/ʁ-$  不及物前綴的用法之一，因為該不及物前綴只能消除及物動詞的施事者，不能消除其受事者。但是，如果我們假設，四土話  $\eta a-$  前綴保留了原始嘉絨語的功能，那麼茶堡話的情況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在原始茶堡話中，不及物前綴  $a-/ʁ-$  的功能本來和四土話一樣，但是後來其功能範圍縮小了，局限在 2.1 節中所討論的被動句中；消除受事者的功能僅留存在互動形式裡。

如果遵循這個思路，必須假設 Daai Chin 和 Tangkhul Naga 的前綴也發生了平行的發展，從不及物化前綴變成了互動前綴。

另外，Sagart (2003) 指出，上古漢語的及物/不及物動詞的清濁聲母交替是由一個不及物化的鼻音前綴  $*m-$  所引起的，他認為該現象和嘉絨語的鼻冠音化（參考 (43)）有同源關係。然而，上古漢語的濁聲母不及物動詞和嘉絨語的鼻冠音化動詞在語義上有所區別。如上文所述，在茶堡話中聲母鼻冠音化動詞帶有“自動”的意味，根本沒有施事者。上古音的一些濁輔音聲母不及物動詞沒有“自動”的意味，是普通的不及物動詞：

- (55) a. 見                       $*^a\text{ken-s}$                       現                       $*^a\text{m-ken-s}$   
 b. 敗（打敗）       $*^a\text{prat-s}$                       敗（失敗）       $*^a\text{m-prat-s}$

例 (55) 的不及物動詞都有隱含的施事者，該施事者被不及物鼻音前綴消除了。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在上古音中，使例 (55) 濁化的鼻音前綴可能是本文所討論的茶堡話  $a-/ʁ-$  前綴的同源形式  $*\eta-$  而不是沙加爾先生所構擬的  $*m-$  前綴。



## 2.4 固有元音合併動詞

以上討論的元音合併動詞都是從同詞根的及物動詞派生出來的，但並不是說茶堡話的所有元音合併動詞都是如此。一部分元音合併動詞的 *a-/ɤ-* 成分沒有特定的派生功能，因此我們稱之為固有元音合併動詞。

固有元音合併動詞只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均屬於不及物動詞。在四土話裡，固有元音合併動詞的同源詞有 *ŋa-* 前綴，這足以證明這些 *a-/ɤ-* 成分溯源於原始嘉絨語。

〈表 12〉固有元音合併動詞

茶堡話	四土話	意思
kɤ-ɤɤ-wu	ka-ŋa-krú	哭
kɤ-ɤ-jtuu	kə-ŋe-jtân	積累
kɤ-ɤ-stu	kə-ŋa-stô	直
kɤ-ɤ-ndzuut	kə-ŋe-ndzót	吠
kɤ-ɤ-k <sup>h</sup> u	ka-ŋa-k <sup>h</sup> ó	叫喊

然而，可以推測〈表 12〉中的一些 *a-/ɤ-* 成分是上述的不及物化前綴，只是原動詞今已不存在，只剩下其派生出來的不及物動詞。<sup>14</sup> 按照這種想法，在原始嘉絨語裡，以上的動詞是及物動詞，其意思是“對著別人叫喊”、“對著別人吠”，後來加了 *\*ŋa-* 前綴使其成為不及物動詞。在這些詞中，*\*ŋa-* 所消除的論元是受事者，不是施事者，所以它們支持 2.3 節的結論：原始嘉絨語 *\*ŋa-* 前綴的功能本來更接近四土話 *ŋa-/ŋe-* 前綴，可以消除動詞的任何論元，後來茶堡話才局限於消除及物動詞的施事者。

有趣的是，這些動詞的 *a-/ɤ-* 前置成分仍然保留著一些前綴的特徵：可以把一些前綴插入 *a-/ɤ-* 和動詞詞根之間：

- (56) a-t<sup>h</sup>u-ɤ-nu-k<sup>h</sup>u [at<sup>h</sup>ɤnu<sup>h</sup>u]

非實然標記-趨向前綴第一套：往下游-a-/ɤ-隨便-喊  
隨她去喊叫吧（我不管她）。

但在共時的分析中，由於沒有相應的無 *a-/ɤ-* 前置元音的動詞，筆者傾向於

<sup>14</sup> 這個意見是一名審查人所提供的。

把該 a-/ɣ- 視為動詞詞根的一部分，並把 (56) 之類的例子處理為不連續詞根 (discontinuous root)。

另外，我們發現可以把一些固有元音合併動詞歸納成兩類，這些動詞的類別由其語義特徵而定。第一種動詞類別是表示“物體形狀”的靜態動詞，請參考〈表 13〉。除了茶堡話，我們還可以參考黃良榮和孫宏開 (2002) 的四土話資料：

〈表 13〉表示物體形狀的固有元音合併動詞

茶堡話	四土話	意思
kɣ-ɣ-jɣɾ	kə-ŋa-zór-zor	歪
kɣ-ɣ-jɣu	kə-ŋa-rgó-rgo	彎
kɣ-ɣ-ntɣm	kə-nt <sup>h</sup> âm	平
kɣ-ɣ-ɣc <sup>h</sup> oβlu		凹
kɣ-ɣ-βzirdu	kə-ŋa-bzírdó	四方形
kɣ-ɣ-rtum		圓形
kɣ-ɣ-rɣurɣu		皺（衣服）

除了 kə-nt<sup>h</sup>âm “平” 之外，四土話的同源詞都有 ŋa 前綴：在四土話裡也可以把 ŋa 前綴視同“物體形狀”靜態動詞的標記看待。有一些動詞，雖然意義上屬於“物體形狀”的靜態動詞，但不是元音合併動詞，例如 kɣ-mɣ-mbuur “凸出來的”。<sup>15</sup>

第二個動詞類別表示無意願但可以控制的行為，<sup>16</sup> 例如：

〈表 14〉無意願但可以控制的行為

茶堡話	語義
kɣ-ɣ-ɣq <sup>h</sup> e	咳嗽
kɣ-ɣ-tɣ <sup>h</sup> us	打噴嚏
kɣ-ɣ-ndzɿqoɣ	打嗝
kɣ-ɣ-qioɣ	吐
kɣ-ɣ-ɣom	打哈欠
kɣ-ɣ-q <sup>h</sup> rumbɣβ	打飽嗝

<sup>15</sup> kɣ-mɣ-mbuur “凸出來” 的四土話同源詞 kə-ŋa-mbór 有“物體形狀”的標記 ŋa 前綴。

<sup>16</sup> 在許多語言裡，這類動詞有特殊的語法特徵，例如安多藏語 (Sun 1993:962)。

有一個例外，即  $k\gamma-mu-jp^h\gamma t$  “吐”，雖然該動詞表示無意願、可控制的行為，但是該動詞不屬於元音合併動詞。在四土話中，這樣的行為由「名詞＋助動詞（ $k\acute{o}-pa?$  或者  $k\grave{a}-l\acute{a}t$ ）」來表示，而不是由帶  $\eta a-$  前綴的動詞來表示。例如： $t\grave{a}-rts^h\acute{o}s\ k\acute{o}-pa?$  “咳嗽”（ $t\grave{a}-rts^h\acute{o}s$  “肺”）。

### 3. 結論

綜上所述，茶堡話  $a-/ɣ-$  不及物化前綴有消除動詞施事者的功能，可以派生出帶有被動意味的不及物動詞。這個特殊功能是茶堡話的創新，因為與之同源的四土話同源前綴  $\eta a-$  可以消除動詞的任何論元。在茶堡話裡仍然存在  $a-/ɣ-$  不及物前綴消除受事者的遺跡：第一，互動前綴  $a-/ɣ-$  是來自於不及物化前綴的一個特殊用法。在互動的形式裡，不及物化前綴消除的論元是動詞的受事者。第二，一些固有元音合併動詞的  $a-/ɣ-$  成分也似乎可以視為消除受事者的不及物前綴。其實在更原始的狀態中，茶堡話的  $a-/ɣ-$  不及物化前綴的功能曾經比現在廣泛，也同樣可以消除動詞的任何一個論元。

儘管它們有共同的來源，但是從共時的角度還是應該將茶堡話的  $a-/ɣ-$  不及物化“被動”前綴和互動前綴嚴格的區分開來。

## 引用文獻

- Hartmann, Elga. 2001. Prenasalization and preglottalization in Daai Chin, with parallel examples in Mro and Maru.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4.2:123-142.
- Jacques, Guillaume. 2004. *Phonologie et morphologie du japhug (rGyalrong)*. Paris: Université Paris 7 - Denis Diderot dissertation.
- LaPolla, Randy J. 2000. Valency-changing derivations in Dulong/Rawang. *Changing Valency: Case Studies in Transitivity*, ed. by R. W. M. Dixon and Alexandra Y. Aikhenvald, 282-3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 You-Jing. 2002. A dimension missed: east and west in Situ rGyalrong orientation-marking.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1:27-42.
- Lin, You-Jing. 2003. Tense and aspect morphology in the Zhuokeji rGyalrong verb. *Cahiers de linguistique-Asie orientale* 32.3:245-286.
- Michailovsky, Boyd. 1985. Tibeto-Burman dental suffixes: evidence from Limbu (Nepal). *Linguistics of the Sino-Tibetan Area: The State of the Art*, ed. by Graham Thurgood, James A. Matisoff, and David Bradley, 363-375. Pacific Linguistics C-87.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Mortensen, David. 2003. *Comparative Tangkhul*. Manuscript.
- Sagart, Laurent. 2003. Sources of Middle Chinese manner types: Old Chinese prenasalized initials in Hmong-mien and Sino-Tibetan perspectiv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4:757-768.
- Sun, Jackson T.-S. 1993. Evidentials in Amdo Tibet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3.4:945-1001.
- Sun, Jackson T.-S. 1998. Nominal morphology in Caodeng rGyalrong.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9.1:103-149.
- Sun, Jackson T.-S. 2000. Parallelisms in the verb morphology of Sidaba rGyalrong and Lavrung in rGyalrong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161-190.
- Sun, Jackson T.-S. 2002. Morphological causative formation in Shangzhai (rGyalrongi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Colloquium.
- Sun, Jackson T.-S. 2003. Caodeng rGyalrong. *Sino-Tibetan Languages*, ed. by Graham Thurgood and Randy J. LaPolla, 491-502. New York: Routledge.
- Wei, Jiewu. 2001. *Verbal Prefixation in (Zhoukeji) rGyalrong: The Problem of ka-/ka-Alternation*.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MA thesis.
- 向柏霖, 陳珍. 2004. 〈茶堡話的重疊形式〉, 《民族語文》2004.4:7-11。
- 林幼菁, 羅爾武. 2003. 〈茶堡嘉戎語大藏話的趨向前綴及動詞詞幹變化〉, 《民族語文》2003.4:19-29。
- 林向榮. 1993. 《嘉戎語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孫天心. 2006. 〈嘉戎語動詞的派生形態〉,《民族語文》2006.4:3-14。
- 孫天心, 石丹羅. 2002. 〈草登嘉戎語與“認同等第”相關的語法現象〉,《語言暨語言學》3.1:79-99。
- 孫宏開. 1982.《獨龍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陸紹尊. 1983.《普米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黃布凡. 1991. 〈道孚語〉, 戴慶廈主編《藏緬語十五種》。北京：燕山出版社。
- 黃良榮, 孫宏開. 2002.《漢嘉戎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
- 劉光坤. 1998.《麻窩羌語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瞿靄堂. 1983. 〈嘉戎語動詞的人稱範疇〉,《民族語文》1983.4:35-60。
- 瞿靄堂. 1990. 〈嘉戎語的方言——方言劃分和語言識別〉,《民族語文》1990.4:1-8, 1990.5:37-44。

[Received 4 May 2005; revised 27 June 2007; accepted 2 July 2007]

Guillaume Jacques (向柏霖)  
21 rue de la Glacière  
75013 Paris  
France  
xiang@free.fr

## **An Intransitive Prefix in Japhug rGyalrong and Related Problems**

Guillaume Jacques and Zhen Chen

*Université Paris 5-René Descart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s and the origin of two homonymous prefixes in Japhug, an intransitivizing prefix and a reflexive prefix. These prefixes have three allomorphs *-ɣ-*, *-a-* and *-kɣ-* that are morphologically determined. In modern Japhug, the intransitivizing prefix can only be used to change a transitive verb into an agentless passive verb, but we show that in proto-rGyalrong, the functions of this prefix were much wider, as it could suppress any actant, not just the agent. Besides, we show that the reflexive prefix comes from a special use of the intransitivizing prefix in proto-rGyalrong, and was grammaticalized as an independent prefix only later in the Japhug language.

Key words: Sino-Tibetan, rGyalrong, vowel coalescence, intransitive verb, reduplication, reflexive